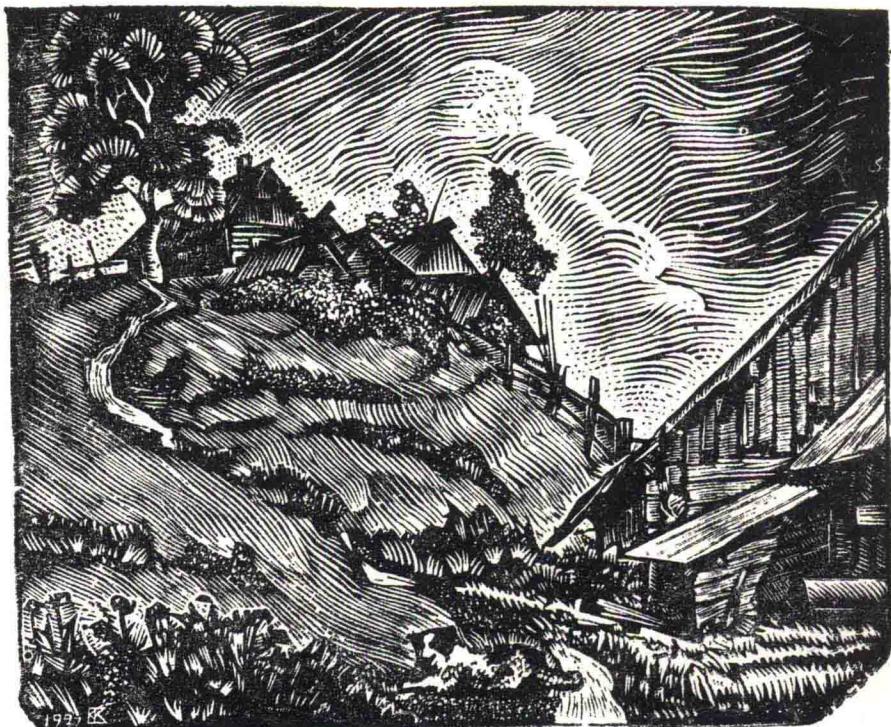


# 文譯

第一卷第一期



上海生活书店發行

# 太白半月刊

陳望道主編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

本刊是專登簡明文字的語言藝術雜誌。內容有短論，速寫，漫談，科學小品，讀書記，風俗誌，雜考，歌謡，文選等各門文字，都是短小明快，一般人都可以看的文章；還有漫畫木刻等插畫，也很能開發一般人新的美感，希望一般人都要看，都喜歡看，將來真能做得到「雅俗共賞」的一句話。現在已經徵得全國多數作家同意，在這條路上努力！

▼創刊號 九月二十日出版

# 譯文月刊

黃源主編

每月十六日出版

「譯文」專登翻譯的作品和論文，執筆者頗以忠實的翻譯態度介紹一點值得讀的外國文學給愛好文藝的人們。介紹的範圍沒有限制，「古典的」和「近代的」都有。「譯文」又打算多登些好的圖畫，每期精選西洋近代的木刻，至少五六幅是一定的。「譯文」也不想「大幹」，只想忠實地好好地盡些介紹的責任；倘使讀者化二毛錢買來讀了覺得並沒怎麼上當，那就算是我們的工作不是白費力氣。

▼創刊號 九月十六日出版

譯文	世界知識	文學	雜誌名稱		刊別		零售價	定費	連郵費	特價預定
			全月	半年	月	年				
全年十二冊刊	全年廿四冊刊	全年廿四冊刊	全月	半年	月	年	全月	半年	年	外 (國外郵費另加)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二分	三角	三元六角	三元五角	一元八角	七	元	半	年
二元四角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五元五角	五元五角	二元八角	三元六角	年
一元二角	四元八角	一元二角	四元四角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二元二角	全年三元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二元一角										

►加不定預 定另價售號大特 ◀

止底月十價特

►索備錄目 種三刊新 ◀

行發店書活生

# 創作文庫

編主華東傅

小坡的生日 老舍

平裝五角

精裝七角

張天翼

反攻

平裝五角五分

精裝七角五分

沈從文

如焚集

平裝五角

精裝七角

青的花

平裝五角

精裝七角

西柳集

平裝六角

精裝八角

吳組納

本文庫以宏大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括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靡不應有盡有。搜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供鑒賞，青年讀者可以之作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借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三十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精裝用米色道林紙印，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

將軍余一  
旅途隨筆 已全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五分

平裝五角

精裝七角

特價辦法  
凡預定「文學」月刊自三卷一年一份者一律贈送八折優待券一紙隨定單附送

五二六四九 六二四四九 話電 號四八三路州福海上 店總

## 前記

讀者諸君：你們也許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點空工夫，偶然讀點外國作品，偶然翻譯了起來，偶然碰在一處，談得高興，偶然想在這「雜誌年」裏來加添一點熱鬧，終於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幾個同志，找得了承印的書店，於是就產生了這一本小小的……譯文。

原料沒有限制：從最古以至最近。門類也沒固定：小說、戲劇、詩、論文、隨筆都要來一點，直接從原文譯，或者間接重譯；本來覺得都行，只有一個條件：全是一「譯文」。

文字之外多加圖畫，也有和文字有關係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沒有關係的，那就算是我們貢獻給讀者的一點小意思。複製的圖畫總比複製的文字多保留得一點原味。

並不敢自誇譯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於存心潦草；也不是想豎起「重振譯事」的大旗來——這種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沒有的，不過得這麼幾個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來給喜歡看譯品的人們作為參考而已。倘使有些深文周納的慣家以為這又是什麼人想法挽救「沒落」的法門，那我們只好一笑道：「領教！領教！諸公的心事，我們到是雪亮的！」

# 啟 鍊 藏 書

總號 .....

類號 .....

冊數 .....

買入 年 月 日



A. S 普式庚像

俄國 V. Tropinin 畫 (1827)



普式庚的鋼筆畫

(由“俄國文學畫苑”轉載)



# 譯文

第一卷  
第一期

## 目錄

### 前記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一

蘇聯 A·亞尼克斯德作 芬君譯

瑪特渥·法爾哥勒……………六

法國 P·梅里美作 黎烈文譯

鼻 子……………二七

俄國 N·果戈理作 許遐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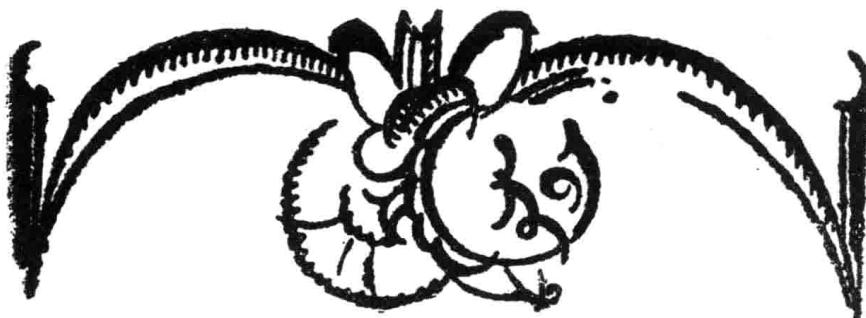
果戈理私觀……………六一

日本 立野信之作 鄭當世譯

皇帝的衣服……………六九

匈牙利 K·密克薩斯作 茅盾譯

名譽是保全了……………八一



## 畫 插

法國 F · 科 佩作 教父 ..... 九三  
黎烈文譯

新希臘 G · 特羅什內斯作 味 茗譯

蘇聯 M · 高爾基作 禮 ..... 一〇三

蘇聯 M · 高爾基作 史步昌譯

藝術都會的巴黎 ..... 一〇四

德國 G · 格羅斯作 茲 範譯

後記 ..... 一一〇

育京的村莊 (蘇聯 V · 索伊諾夫木刻) ..... 書面

普式庚像 (俄國 V · 歐洛不寧畫) ..... 正文前

普式庚的鋼筆畫 ..... 同上

梅里美像 (蘇聯 V · 法復爾斯基木刻) ..... 六頁後

梅里美的鋼筆畫 ..... 同上

噴泉 (蘇聯 溫思德羅烏摩華 · 列培吉華木刻) ..... 二七頁前

果戈理像 (蘇聯 N · 紹惠爾藉耶夫木刻) ..... 六一頁前

供養 (法國 H · 克羅美爾木刻) ..... 六九頁前

科佩像 (法國 拉瓊畫) ..... 八一頁前

訴苦 (德國 E · 巴爾拉赫木刻) ..... 一〇三頁前

#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

蘇聯 A·亞尼克斯德 作

在林蔭路忒浮爾斯括的邊上，正對着普式庚廣場，站着莫斯科最有名的紀念物中間的一個，十  
就是俄國最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銅像。這座像，立在那裏有五十多年了，並且成爲這個都市的生活  
裏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位青銅的普式庚早就變做活的人了。

不論是夏天或冬天，陽光耀炤的晴天或者有霜有雪的冬天的早晨，這座紀念像的脚下常有兒  
童們在那裏玩耍。兒童們呼他爲「普式庚老伯」。

這座像也是莫斯科的青年們頂中意的地方的一個。「今晚上九點鐘來喲。我在普式庚那裏等  
你。」男的對女的說。於是當黃色的燈光閃閃地照着這林蔭路的時候，你們會看見許多對兒，手挽着  
手在銅像旁邊漫步，小夥子和女郎低聲說溫柔的窩心話，也許是低聲背誦這位詩人的偉大的抒情  
詩。

幾乎是沒有一個蘇維埃詩人不會獻詩給普式庚，或者在詩裏呼着普式庚。一九二〇年頃，蘇維埃的各派詩人爭辯不休的時候，葉賽寧（Sergei Yesenin）領導的意象派詩人曾經把「我贊助意象派」的標語紙板掛在普式庚銅像上，以爲這是對於敵派的一個有力的辯論了。

銅像對面就是「反宗教博物院」，稍遠一點是 *Investia* 報館的編輯部。一天到晚，街車，公共汽車，小車，在這銅像前面和四周跑。但是這座穿着十九世紀初年服裝的詩人的銅像，夾在我們這工業時代的景象以及我們蘇維埃生活的特殊的面目中間，好像並沒有什麼不調和。

## 一個活人

我說過，這座銅像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活人，這，並非因爲這座銅像雕得跟活人一樣，而是因爲這座銅像所代表的詩人是在我們記憶裏活着，因爲我們讀他的詩，他的詩打在我們心坎上。

普式庚生於一百五十年以前，就是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詩人的他的主要的活動正當俄國的社會生活有了顯著的變化那時期。他目睹了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的第一步，以及他自己一階級——地主貴族階級的開始崩壞。他，普式庚，是十二月黨的好朋友，十二月黨是一些自由主義者，曾在一八二五年舉事，反抗農奴制度和沙皇的專制。普式庚的著作就是這個歷史的時代底藝術的紀念碑。

照「革命家」這字的最大涵義說來，普式庚不是一個革命家。和拜輪很相像，普式庚雖有許多自由思想，可是他的心是貴族的，他看不起「小百姓」——他稱呼下層階級的民衆時，老用這字眼。但他也寫了詩來誹謗那時候俄羅斯農民所疾苦的農奴制度。他讀了亞當·斯密司(Adam Smith)的原富，他就寫了詩攻擊重利盤剝。他讚慕福耳他耳(Voltaire)，迭特羅(Diderot)和霍爾巴赫(Holbach)。他們的唯物論的精神，可是他又寫過一部幾乎是神祕的小說黑鷄心紙牌第十二號。他是一位充滿了矛盾的詩人，然而也許爲的他有這些矛盾，這纔使他的作品在我們面前呈現了他那時代的那麼生動的圖畫。

普式庚那枝筆幾乎嘗試遍了文學的一切門類。而在一切的門類中，他證明了他是配稱爲天才的。他開頭是寫短詩，頌歌，牧歌，諷刺詩，和箴銘之類的小詩。後來他轉而寫浪漫諦克的詩，體裁近於拜輪的“Giaour”和“Corsair”。他的第二部傑作是由琴·奧乃根(Eugene Onegin)「就是根據了這部著作，夏考夫斯基(Chaiikovski)寫成了他的著名的歌劇」這是一部用韻文寫的小說，形式上像拜輪的“Childe Harold”和“Don Juan”。他也取民間傳說來改寫爲故事。他的“Boris Godunov”和“Mozart and Saglietti”以及別的戲曲，至今還是俄羅斯戲曲中間最有藝術價值的著作。他的甲必丹的女兒和別的長短篇小說開了俄羅斯散文的紀元，後來產生了這麼多的世界聞名的

## 作家。

他一生總想到外國去。但是俄皇尼古拉一世不讓他走，因為他知道普式庚一去就不肯回來的。

他生活在俄羅斯政治上最反動的時代之一。政治壓迫的空氣是這麼可怖，以至他有許多著作簡直不敢拿出來給沙皇的文字檢查官去審查，因為他知道一定是通不過的。他的一部分著作到他死後方能出版，有些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這纔能夠。

普式庚那時的反動政治是這麼厲害的，甚至像他那樣一位帶有強烈的貴族傾向的穩重的自由思想者也被當作革命份子。沙皇想收他做「文學侍從」，但是普式庚的願望不止這一點兒，他要做一個民族的詩人。看到這位詩人是無法馴伏的了，沙皇就授意他的官吏去殺害普式庚。官吏中間的一個於是去誘引普式庚的美麗的夫人。結果是一場決鬥，普式庚受了致命的重傷。他的死全然是慘酷的謀殺，這激起了那時候剛剛開始文學生涯的萊門托夫（Lermontov）寫了他的著名的罵人的詩，宣布那謀殺普式庚的凶手的罪狀。

## 寫實主義的藝術

雖然強烈地混合着浪漫主義的傾向，普式庚的藝術大體上是寫實的。是這卓越的現實描寫的

技巧使得他的作品能爲現代的讀者所了解。他的散文和韻文都具有非常完美的風格，他的思想表白得極其清楚——是這些使得他的詩和小說讀起來有味道，甚至和他隔開了差不多一世紀的巨大社會變動的現代人（這一段時間裏的變動已經把這位詩人的祖國的面目改變到他不認得了，）也還是喜歡讀。

他詩裏的偉大的情緒的力量，現代的讀者不能不受感動。我們知道他的藝術的社會動機跟我們的不同。然而我們不得不讚美他的藝術。

普式庚是現在最受人愛讀的作家之一，從他的著作的巨大需要就可以知道。革命以後，他的著作的印數極多，可是還不能夠滿足需要，因爲現在讀普式庚的人是幾百萬了。

你可以看見一個年青的工廠裏的少年共產黨員唸普式庚的詩給他的朋友聽。你會在黨會議上聽到引用普式庚的句子。你可以看見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對兒童們讀普式庚的故事。建造社會主義的人在他那些最寶貴的書籍中間，在馬克斯，恩格爾斯，列寧，斯太林的著作的一旁，也寶貝似的放着普式庚的詩，小說，和短篇故事。

（芬若譯）

# 瑪特渥·法爾哥勒

法國 P·梅里美 作

出了波多·維覺，朝西北方向島的內部走去，地勢便急激地高了起來。在一些糾曲的，時而被大岩石隔住的，時而被窪地切斷的小徑上步行三個鐘頭，便到了那非常廣袤的雜木林的邊上。這雜木林是哥爾斯島牧人和一切作奸犯科者安居樂業的所在。我們須知哥爾斯島的農夫爲了免去給田地散佈肥料的勞苦，他們放火焚去一部分樹林。如果火燒到需要以上的地面，那也顧不了許多；不管將來怎樣，在那被本地所有的樹木的灰弄肥了的土裏種下什麼時，他們是確信可以得着一次豐收的。把麥穗摘去之後——因爲麥藁收割費力，便讓它留着——那留在地中不會消滅的樹根，到第二年春天，便發出非常繁密的新芽，不到幾年功夫，它們便長到七八尺高。是這樣生長出來的茂盛的林子便叫做雜木林。這雜木林是由種種不同的樹和灌木亂七八糟組成的。要想在這樣的林中找出一條路來，祇有手裏拿着一把板斧才行，並且有些灌木濃密到連野羊都竄不進去。

如果你殺了一個人，你可跑往波多·維覺的雜木林，帶着一支上等的鎗和一些火藥和彈丸，你便可以在那裏安穩地生活下去；可是你不要忘記帶一件附有風帽（Pilone）的茶色大衣，因為這可以給你替代被和褥。牧童會把牛奶，乾酪和栗子給你，除非你回到城裏去補充彈藥，你可絲毫不必害怕正義和死者的親族。

一八……年，當我在哥爾斯島時，瑪特渥·法爾哥勒住在和這雜木林相距半里的地方。這是一個在當地算得頗為寬裕的人；他靠着那些由一種遊牧民族一樣的牧人領着在山中隨處放牧的羊羣的生產，高貴地生活着，這即是說自己一事不做地生活着。當我在接着要說出來的那意外之事發生過兩年以後見到他時，他看來最多祇有五十歲。你可想像這是一個矮小但却壯健的男子，有着黑玉般烏黑而且捲縮的頭髮，鷹鼻，薄唇，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種同靴裏相似的膚色。他的射擊的巧妙，即使在高乎如雲的他的故鄉，說來也覺駭人聽聞。舉個例罷：瑪特渥是從來不肯用那種獵鹿用的散彈去擊一隻野羊的；他要在距離百二十步的地方，隨他的興，用一顆子彈打入牠的頭或肩。在晚上，他可以像在白天一樣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兵器，別人講給我聽的這關於他的妙技的一例，在不曾到過哥爾斯島的人聽來，也許會覺得不可信罷：在距離八十步的地方，把一支點着的蠟燭放在一隻像碟子那麼大小的紙屏後面。等他瞄準好了，便把燭吹熄；一分鐘後，在絕頂的闇黑中，他四次裏面

有三次擊穿了這紙屏。

有着這樣出衆的本領，瑪特渥·法爾哥勒便招致了很大的名聲，人家說他是極和善的朋友正如極危險的敵人一樣；並且他懲懃而肯施捨，在波多·維覺一帶，同大家和睦地過着日子。可是有人說在他娶妻的果特地方，他曾非常勇猛地除去一個在戰爭和愛情兩方面都極可怕的敵人。至少大家都說當這敵人正對一面懸在窗上的小鏡刮着鬍子時，那突然襲來的鎗彈是瑪特渥發的。等到事情和緩了，瑪特渥便結婚了。他的女人吉慈巴起初給了他三個女兒（這使他憤怒極了），末後才養了一個兒子，他取名福爾圖納多。這是一家的希望，傳宗接代的人兒。女兒都好好地擇配了。她們的父親倘使有事，是穩可以得着女婿們的匕首和手鎗的幫助的。兒子還祇十歲，但已經看得出前途是很有可能的。

秋季的某天，瑪特渥和他的女人清早由家裏出來，到雜木林裏一片空地上去察看他們的羊羣之一。小福爾圖納多本要和他一路去，可是那片空地相隔太遠了；並且，家裏也得留下一個人照管才行；於是父親不准他去：我們隨後可以看到他對於這事會不會要後悔。

父親出去有好幾個時辰了，小福爾圖納多安然地睡在太陽底下，一面瞧着那些蒼翠的山巒，一面心想下個星期天可以到城裏的「卡波拉」（註一）叔叔家去吃午餐。但恰在這時，一聲鎗響把他的